

【解牛集】 - 刊於<信報>，2009年9月8日

香港在粵港合作可發揮主導作用

李家濤

科大商學院副院長及管理學系教授

香港與廣東省的合作深度和廣度都不斷加強。9月初，衛生及食物局局長周一嶽往廣東省就加強食物安全等問題直接交流；廣東省省長黃華華上月19日，率領粵方代表團與特區政府高層進行粵港合作聯席會議，落實了粵港合作框架的先行八個項目，兩地政府致力實現珠三角多市同城發展的生活圈，使它成為國際級、具競爭優勢和吸引力的經濟區，意義更為深遠，也可說是香港長遠發展的一個新起點。

今次粵港雙方達成的八項合作協議，包括：
1. 成立專責小組，推動金融合作；
2. 探討在前海推進現代服務業；
3. • CEPA 及補充協議五、六的適用行業、在廣東推進先行先試的政策措施；
4. 提高知識產權發展和保護水平；
5. 疾病聯防聯控、疫苗研發；
6. 創新粵港合作辦學模式；
7. 改善區域空氣質素、推助資源循環和企業生產減排；
8. 港深機場軌道連接，在前海設口岸。

協議包括舊課題，也有新嘗試。粵港合作會議有成果，當然成為傳媒主題報道，但是，坊間輿論很快便轉而關注前海的雄圖大計，怕它將來對香港構成威脅。香港社會對邊緣化有敏銳的觸覺從近年來局勢發展看，也有它的理據。

譬如說，周邊地區的港口和物流設施，對香港業界已構成競爭壓力。兩岸三通後，香港所扮演的中介角色亦要轉型求變。迴響效應最大的，莫過於上海受國家支持發展為金融及物流中心。

扭轉「有能力、欠推動」

面對目前時勢，社會上也有對港府應對策略的批評，指不應過份依賴中央的支持，而忽略發掘內在的潛能，如創意產業、創研投入等，多年來都是處於「有能力、欠推動」的狀態，這只會令香港優勢逐漸失色，更未能善用一國兩制授與特區的自主權。

不錯，旁觀被動、等待分配的態度就是接受等閒角色的安排，讓環境操縱命運。以香港人的集體意志、專才經驗，我們是以知識去改變命運，憑實力去打出市場。

以宏觀角度來看，香港人是懂得珍惜每一個參建的機會；不論是土生、移民、什麼背景、階層，都在這個香港人身份之內。坊間對香港角色常有一個說法，就是在一國兩制下做好本份。我們在服務業、金融業、專業服務有領先優勢，要在這些範疇盡力是理所當然。但是，香港的人力資本也有多元化、國際化的一面，這社會的眼界、可為，更不止於作為金錢世界的「伺服器」。

從這股社會蘊藏的軟動力出發，香港在參建大中華圈的貢獻，是有助鞏固兩岸三地的競爭力，提高彼此的生活質素，奠定大中華圈在國際間的地位。故此，香港的參建身份，對各持份者都有推進和互動的作用。怎樣的身份才對香港稱身，就是值得探討的課題。

面向回歸 香港身份首階段 自從 1984 年簽署《中英聯合聲明》，香港社會面對至 1997 年回歸那個交接的期限，社會當然經歷信心問題。主權移交後，一國兩制能否兌現，有存厚望的、也有存疑的；這階段的社會是希望保存現狀（**status quo**）、生活方式、自主權利。

以香港的開放經濟、自由貿易，與世界接觸就能吸取經驗，提升自己的競爭力。面對將來中港兩地社會交流，變與不變唯有拭目以待。

這段時期，香港人對時事發展當然關注，而對於社會的投入也更積極。專業聯盟、社區組織、政治團體等擴大規模，大家對社會建設及服務都有抱負，可說是港人對自主身份的初探。社會安定也曾受挑戰，翻看當時的新聞，治安情況一度轉壞，警匪街頭駁火的驚人場面，在這段日子多次成為頭條新聞。想尋找安定的港人，會為移民作準備，移離香港的機構亦有。看好長遠前景才有長線投資的策劃，面對回歸倒數的一天，視線短的心態和炒風，難免形成資產泡沫。

另一方面，在這段時期，隨 內地改革開放，港商把生產線北移，香港成為廣東省的最大外來投資者。而原本寂寂無名的深圳，去年人均生產值已升至全國之冠，這一個發展神話引證了香港的商貿活力對帶動內地經濟及社會發展的貢獻。

八十年代開始的粵港合作可謂相得益彰；香港的身份從等待回歸，逐漸成為面對改變的部署。

回歸後的亞洲金融風暴，對本港經濟和投資市場帶來打擊，負資產問題也持續一段時期。地產投資沉寂，公共財政的賣地收入銳減，但公共開支卻要滿足社會的需要。

在各界爭取公共資源分配之時，居港權爭拗亦引起社會上意見分歧，香港身份的凝聚力，還待權益和貢獻的再思。回歸後有禽流感、沙士爆發。沙士最初在廣東省開始，不久亦在港有確診個案，社會對中港來往緊密又產生質疑；2003 年沙士對香港的打擊不用多說。

沙士過後的振興經濟方案，以個人遊及 CEPA 的帶動力最出人意表。從此，「北水南調」開始了另一頁中港關係的升格。事實上，自從 2001 年中國加入世貿後，出口愈戰愈勇，整體經濟高增長遠高於發達國家水平。中國外儲備不斷上升，國際地位也日漸提高。港人對中央政府的看法，甚至比特區政府威信更肯定。一下子，國民教育、國民身份成爲主流話題。

內地經濟持續有高增長，不少國企來港融資，令本地投資市場活躍。在牛市的日子可謂全民皆股，加上相繼有紅籌國企加入恒生指數，令港股市值倍升，香港更贏得「紐倫港」的稱號，這象徵這個國際金融中心有內地經濟發展支持，可與紐約和倫敦比較。

服務業經驗可供借鏡

香港在第三產業的領先地位，也是符合內地市場所需。爲市場提供服務，香港的競爭優勢仍在，這也是香港身份在第二階段最凸顯的功能。向前看，可持續多久，那要視乎前面的水平線有多闊。

2008 年中國成功舉辦奧運，一圓百年之夢，也提升了國際形象。同樣在 2008 年，美國次按問題、雷曼倒閉掀起環球經濟步入衰退的海嘯。中國外儲備豐厚在這次金融危機中，以基建投資、發展內需市場的方向抵銷出口急挫的打擊。以香港在服務業的經驗，當然可對內地市場發展產生主導作用。

對一般港人，前海、廣深港高鐵等大型項目，認知度已不高，更不清楚背後的選取準則。

公共策略、基建項目在香港有固定程序去作決定，包括公眾諮詢、環境評估。涉及龐大公帑的項目，要排除利益輸送之嫌疑，是在透明度及持份者監察下，作出公平審批。重接駁、配合的被動（passive）出發點，已局限了參與的身份，而市場的力量，也未能完全發揮它的作用。

勿只靠金融作火車頭

香港的創新力量來自人力資本、網絡優勢，也造就了多元發展的環境，只要善用這些資源，便能發揮領導作用。以科技爲例，科大最近送別了朱經武校長，臨別前他也寄語港人，不能只靠金融業作火車頭。要看社會健全發展的長線利益，以科研回報，爲社會創新，善用技術產業化，爲社會創富，這正是香港自主的優勢軟動力。

特首準備《施政報告》時，分別約見不同界別的代表，爲政策項目作諮詢，這是可取的安排。同樣，涉及粵港合作的範疇，也應採用類似的諮詢方式，從增加透明度、參與性，吸納各界代表的意見，以助港方有更多資源去商議和主導。

香港若然只接受被安排、分配的角色，儘管是經過中央的深思熟慮、誠意的安排，也難以照顧到香港的全面貢獻。故此，香港的身份應具互動的性質。在粵港夥伴合作關係上，我們的國際經驗較豐富，在推進合作上，更應發揮主導作用，把同城發展接上國際軌道。

香港身份進入第三階段，從粵港合作開始，至爭取在「十二·五」受重視，都不離我們所長。

筆者在本欄曾撰寫數篇中港台策略分析的文章，都是用「角色」（role），意指扮演的角色。為求識別於分配的角色，在本文用了「身份」這用詞，是要強調港方在參建上，能夠更主動（proactive），爭取更多發揮空間，為整體利益提供最強的效能，這相信是社會各界寄予政策部門的厚望。